

QIANGGONGTIANJIN

李天佑 等著

强攻天津

星火燎原全集普及本之三

解放军出版社



星火燎原

全集普及本之三

强攻天津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星火燎原全集普及本之三·强攻天津 / 李天佑等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9

ISBN 978-7-5065-5970-6

I. 星… II. 李… III. 革命回忆录-作品集-中国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76811号

书 名: 星火燎原全集普及本之三·强攻天津

作 者: 李天佑 等

编 辑: 施 雷 等

责任校对: 吴信尧 等

出版发行: 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A5

字 数: 228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09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5-5970-6

定 价: 18.00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前 言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一卷卷堪称共和国红色家谱的经典，无声地告诉我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撰写这部鸿篇巨制的，是一大批久经战火考验、意气风发的开国将帅。翻阅书中一幅幅身着将帅服的作者照片，看他们曾经是多么的年轻！诵读这激情澎湃、掷地有声的文字，看他们的战斗经历是如此艰苦卓绝、惊心动魄！当年他们和他们的战友，在党的指挥下，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赢得了一场又一场战斗的胜利，打下了共和国万里江山！而今天，他们已经远去，留给我们的就是这部千古不朽的红色经典绝唱。

《星火燎原全集》共20卷。为充分满足广大读者多方面的阅读需求，我们又在全集基础上编辑出版了这套普及本，按照历史事件、英勇战斗、艰苦卓绝、领袖风范、历史人物、政治工作、机智灵活、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等类别，从全集中遴选出一批故事性强的文章，共11卷，向全社会发行。

《强攻天津》卷共收入38篇文章，着重记述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不畏艰难、英勇顽强的战斗故事。如《从北满依兰开始的南满远征》，生动展示了抗联战士同日本侵略军展开的可歌可泣的斗争场面。《狼牙山上》，作者宋学

义以亲身经历真实再现了狼牙山五壮士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攻占天津》则讲述了我军指战员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一举攻下被敌人称作“固若金汤”的天津城的生动故事。

目 录

前言·····	1
负伤后的日子里 ·····	赵德贵 1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	张北华 9
从北满依兰开始的南满远征 ·····	伊俊山 15
吕梁山区伏击战 ·····	曾思玉 25
长乐村痛打侵略军 ·····	姚兴塘 33
大鹏湾上打游击 ·····	王 锦 41
薛公岭大捷 ·····	唐成海 49
严酷的考验 ·····	李 敏 58
战斗在沂蒙山区 ·····	耿玉衡 66
复仇·····	曾克林 73
吕梁三捷·····	杨 勇 82
韩家集伏击战 ·····	周贯五 89
大龙华歼灭战 ·····	马 辉 95
七号桥战斗 ·····	周万全 104

目 录

不屈的人们	王维和	111
煤窑里的七天七夜	刘华香	121
狼牙山上	宋学义	126
血战渊子崖	林凡俊	135
热血洒平南	李大卫	139
围困沁源	刘开基	147
海上的遭遇	刘白羽 吴伯箫 等	159
血染花木沟	李 真	169
智取敌炮楼	谢长华	174
神仙山的保卫者	成少甫	176
巧渡黄河	佚名	184
沂水歼灭战	杨明德	188
铁骑纵横	周纯麟	192
合水镇战斗	陈右铭	200
爷台山反击战	程悦长	204
兰陵北痛歼快一纵	张震东	211

车轮飞转·····	郑明波	218
夜涉松花江·····	谭作勤	223
夜涉海滩·····	仲成书	230
西征路上迎国庆·····	陈海涵	235
地下的战斗·····	张贵云	239
一个班打垮敌人两个连·····	张 明	249
强攻天津·····	李天佑	253
穿草鞋追垮白崇禧·····	赵有志	259
后记·····		263

负伤后的日子里

赵德贵

作者简介：赵德贵，文中身份为红28军特务营6连排长。征文时为中国食品公司上海供应站干部股长。

一九三七年初夏，我们二十八军特务营在林维先率领下，经常出没在湖北黄冈至麻城一带打游击。

一个晴朗的早晨，火热的太阳刚从山坳里升起，国民党匪军又来攻山了。当时我是六连的排长，带领一个班扼守在大祁山。敌人潮水似的向山上涌来，到只离我们百余公尺时，我们一排手榴弹打过去，炸得敌人连滚带爬地溃退了。战士们立刻端着枪，跳出山涧，像猛虎似的扑下山去。我刚跳过一块山石，左侧飞来一颗子弹，擦过颧骨，击中了右眼，顿时火星缭乱，脑袋像要崩裂开来，一阵绞心的疼痛，便昏倒在乱石上。

当我苏醒过来的时候，却发觉自己是躺在一张木床上，眼前一片漆黑。我伸手摸了摸，双眼用布包扎着，军装被血和汗水浸透了，紧贴着胸膛。

“这是什么地方？”我忍住痛，惊讶地问。

“红军同志，安心在这里养伤吧！这就是你的家。”一个老大爷的声音亲切地安慰着我。

听了老大爷的话，我知道我已离开了部队，离开了战友，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孩子，红军早走了。你在这里，我们不会亏待你，有我们吃的，就有你吃的，有我们老两口在，就有你在，安心养伤吧……”老大娘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抚摸着我的额头，耐心地说。

就这样，我在老两口的家里住了下来。

夜晚，又闷又热，眼睛还阵阵作痛，我索性把包扎着的布解开，用模糊的左眼打量着这生疏的环境，心里烦躁极了。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后，进来两个人：一个约莫四十多岁的高个子，有点驼背，另一个是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瘦瘦的脸，额上布着几条皱纹，一看就知道是个饱受艰辛的小伙子。经过自我介绍，才知道他俩都是地方干部，高个子叫大杨，青年叫徐安，他们是受党的委托，特地来和我联系照顾我的。

大杨结结巴巴地告诉我：国民党明天要“清山”，还要挨家挨户搜查伤员。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决定立刻转移。深夜，他俩一前一后地引着我，走到一座长满毛竹的山头上，然后把我安置在一个不大却很深的山洞里，便离开了。

天亮了，从石缝中看出去，只见敌人有的在砸老百姓的门，有的往山上跑来，一面跑一面还在“捉活的！”“看见你了，不出来就开枪啦！”地吆喝。

我知道这是敌人在虚张声势，但心里也有些紧张，于是便找了几块锋利的石片放在身边，以防万一。

约莫过了三个小时，敌人才走了。我感到非常疲倦，四肢也麻木了……

黄昏时分，大杨和小徐才悄悄给我送来了晚饭。他们告诉我：敌人在山上筑了两个对称的碉堡，架起了重机枪，还装了一门炮；又把山脚下分散的居民都集中在大村庄里，不准随便出来。我想：“情况越来越紧张了，老待在这里，如果大杨和小徐有些差错，不打死，也得饿死。”我把这想法告诉了他俩。他俩研究了一下，决定带我一块走。

我们翻过了一道山，越过了两个岭，天快亮时，来到一块坟地，有个古老的坟墓，是用砖石砌的，东端有一个脸盆大的洞，洞口乱七八糟的长着一些小竹子、荆棘和野草。

大杨看我实在走不动了，便说：“赵同志，我看你就隐蔽在这里吧。白天我和小徐就找到了这个地方，扒去了里面的脏东西……”

“里面还扒出五块银圆呢！”小徐连忙插嘴，显得有点孩子气。

“在这里会很安全，我们俩按时给你送饭吃。”大杨鼓励我。

真不愿意和死人躲在一块，可是天快亮了，天一亮敌人就又要搜山了。“不能为我一个人连累两位同志。”我下了决心，答应了。

我弯腰向洞里张望，洞里墨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伸手去掏，也掏不着什么，心里想：战场上不怕枪林弹雨，也踏过血肉模糊的尸体，今天难道怕坟墓了？想到这里，咬了咬牙，便把头伸进洞里。洞小，进不去，大杨帮我推着屁股，他一用力，我便“扑通”一声跌进墓穴里。

里面又黑又闷人。陡的，一股令人恶心的奇臭迎面扑来。我一阵晕眩，便昏过去了。

不知什么时候，好像被针猛刺一下，我惊醒了，只觉得头上发着高烧，两眼痛得要命，浑身直出冷汗，说不出的难受。

这时，天已大亮。借着从外面射进来的一线亮光，我看了看四周，立刻大吃一惊：满地是白石灰、白骨和烂木屑；西角有只山鼠在“吱吱”地乱窜乱叫；上面一条灰黑色的长蛇正在蠕动。再看身上，有几只寸把长的大蚂蚁正在爬行。不一会儿，火热的太阳光射进来，墓壁被晒得滚烫，在墓穴里，就像蹲在蒸笼里，浑身淌汗，不断地喘气，嘴里干得难受，真想喝水。但这里除了混浊的空气外，哪有别的东西呢？我实在不能再待下去，拼命挣扎着往外爬。墓洞上的砖头不断被挤下来，打在背上。我也顾不得这些，用尽平生的力气，终于钻出来了。刚钻出墓洞，一阵昏迷，“哗啦”一声，便随着倒塌的墓门一块从峭壁上滚下去，又失去了知觉。

不知什么时候，我勉强睁开眼睛，看见几个打鸟、捕鱼的对我直发愣，一个十二三岁光着脚的小孩见我动了，竟嚎叫起来：“鬼！鬼！”拔腿便跑。

“我是红军！我是红军！”我小声地告诉他们，一面吃力地站起来。我还未站定，人早溜走了。

“他们为什么见我就逃？莫非人心变了，不理睬红军了？”我一面向

河边爬去，一面纳闷地想。当我爬到河边，看到水里的倒影时，我立刻明白了：我的头发像一堆乱麻，脸上凝结着血污和灰尘，两个眼睛更怕人：左眼红肿，右眼已烂掉了眼珠，只留下一个充满脓血的窟窿；加上几天不吃饭，不喝水，整个身体憔悴得不像个人样了，怎么不吓人呢？

我饱喝了一顿水，脑子更清醒了。我忽然想到，要是刚才的人传出去消息叫敌人知道了，那不是自投罗网吗？于是，我顾不得饿，顾不得渴，也顾不得身体的疲倦，没头没脑往山上跑去。

失去了安息之地，也失去了和地方干部的联络，我只得白天躲起来睡觉；饿了，就采些山果野桃塞饱肚子，夜晚就到处找寻大杨和小徐。但在这漫无边际的荒山野岭，怎能找得到呢？

五天以后的一个夜晚，天蒙蒙地下着黄梅雨。我浑身全淋湿了，雨雾弥漫着山道，周围黑洞洞的，辨不清方向，肚子也饿得咕咕直叫。正在这走投无路的时候，忽然看到远远地有一点飘动着的火光，我高兴得像发现了什么奇迹似的，慢慢走近一看，是个破烂的茅草棚，我蹲在门外无力地叫了声：

“老乡，老乡，开门，开开门！”接着便迷迷糊糊地不省人事了。

醒来一看，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奶奶正用手擦去我脸上的泥水。她轻声叫道：“同志，你……醒醒！”说着，又用自己的衣角替我擦着湿淋淋的头发。

“同志，你……怎么了？”

“我饿……饿……”我第一句话就这样说。

老妈妈从里面端出了半碗粥、一块高粱煎糕，还有一杯水，摆在我的面前，对我说：

“孩子，这点东西都是我向人家要来的。那块糕好几天了，我一直舍不得吃，还没坏，吃吧……”说着，把糕塞在我的手里。

我捧着这块香喷喷的煎糕，看看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心里感动极了。“老妈妈，煎糕留着你自己吃，稀饭我喝了，等红军回来，我一定……一定……”我说不出话来了。

我大口大口地喝着稀饭，觉得无比可口。老妈妈不住地打量着我，当她瞧见我那双紫一块红一块血迹斑斑的光脚时，说：

“不行啊，赤脚走山路可不行啊……”话未说完，便从屋檐下取出一双陈旧的草鞋，“我不用它，你穿上吧！”

鸡已报晓了，穿上老妈妈给我的草鞋，我得赶紧离开这里，便立起身要走。老妈妈一把拖住了我：“同志，你不能出去啊。敌人到处搜山，可千万别走呀！留在这里，我就是讨饭也要养活你……”

我感动得眼泪滚滚掉下来。

这天中午，老妈妈从外面领来了一个青年。可真巧，原来正是小徐，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自此以后，大杨和小徐白天出去活动，为我弄饭，晚上和我住在—



众志成城

起。我们住在靠江的一条不惹人注目的大山涧里，用芦苇和树枝、杂草搭了个小棚棚，可以避风雨，也可遮烈日。

夏去秋来，我的伤慢慢收口了，身体也渐渐复原了。一天，我正依着一棵大树和大杨闲谈，只见小徐连蹦带跳地跑来，因为他每次吃饭总是这样跑来的，所以我取笑他说：“怎么？肚子饿了吗？”

小徐喘着粗气，脸色显得十分紧张，说：“有情况！我在大树上看到四周密密麻麻全是敌人，正向江边搜，怎么办？”

大杨听小徐这么一说，急忙跑出去又跑回来，惊慌失措地说：“我们被包围了！”

小徐要我伏在山涧里，把我全身上下全用杂草乱柴遮盖起来，然后嘱咐说：“记住，就是敌人踩到你身上，不掀草你也不要动。”说完便和大杨一起走了。

过了片刻，又传来了脚步声，而且越来越响，不用说，敌人到了。果然，到处响起了翻动山石的声音。

只听到有一个敌人扯着破锣似的嗓子喊叫着：

“喂！红军兄弟们，伤员兄弟们，只要你们缴枪投降，一律发给路费，让你们回去，保险……”

“保险？保你娘的险！”我心里狠狠骂了一句，心里想：要是现在有挺机枪在手里，非跳出去狠狠地揍他个痛快。

敌人喊叫了一阵，没有结果，又放起火来，浓烈的烟火呛得我几乎要咳嗽起来。

我正不知道怎么办好，有几个家伙走到我的身边，朝草堆上就“啪啪”打了几枪，一颗子弹从我颈旁擦过，一颗子弹落在袖筒上，打得直冒黑烟。我一动不动地紧伏着，屏住呼吸，紧握拳头，等待着……

敌人走后，小徐回来告诉我，那个栖身的棚子也被敌人烧了。

敌人一连搜了几次山，都落空了，眼看着硬办法行不通，又采取了更阴险、更毒辣的手段。他们到处张贴“告民书”，上面写着：“窝藏红军不报同罪，捕捉红军有赏，搜到有奖。”同时，到处逮捕我们的地方干部和他们

的家属，并威胁他们说：“要是你们不把红军伤员交出来，就叫你们一刀两断！”

一天傍晚，小徐告诉我：他的母亲和大杨的亲属都给敌人捉去了。“总有一天，我要全宰了这些狗娘养的！”小徐说完，把一块山石砸得粉碎。

我心里燃烧着仇恨的火，但却找不到一句适当的话来安慰他。

不久，大杨也回来了。他一屁股坐在一个树桩上，头发蓬松，双手托住下巴，一句话也不说。

“怎么样？大杨！”我问。

“怎么样？”他停了片刻说，“完了！”

“什么完了？”我感到惊奇。

“主力红军在黄冈全被打垮了，司令也投降了，便衣队也被消灭了。我们……我们还是各奔前程吧！”

这使我很出乎意料：“谁告诉你的？”

小徐也霍地跳起来，“谁说的？”

他没有回答，半天才慢吞吞地说：“老婆说的，她刚才被放出来。”

我恍然大悟，忍不住大骂起来：“狗娘养的，又要起花招来了！”

这一骂却把大杨骂醒了。他眨眨眼睛，看看我，又看看小徐，懊恼地说：“噢，原来如此！听了老婆话，却上了敌人的当。”但他又像想到什么似的说，“总在这里也不是办法，钱用完了，粮食也吃完了，老婆又……我们该想个办法。”

我劝告大杨：青黄不接的时期已经过去，只要老百姓有吃的，我们也一定饿不死；至于家属可以耐心教育，问题不大。

“生活再艰苦也能坚持，可是老婆问题叫我头痛，敌人三天两头到家去，我放不下心。”

“那不好叫她跟你一块儿来这里？”小徐从旁插嘴说。

“不，我要下江南，帮工去！”大杨坚决地说，“下江南！”稍停了一会儿，又问我：“你打算怎么办？”

“我死也要坚持，只要有一口气，就要等红军回来！”我斩钉截铁地回答。

“那……再见了，赵同志，我不能照顾你了。”他的手颤抖着伸向我，我没有接他的手，转回头去。小徐也扭过身子，一动不动地呆立在那里。大杨走了。

我躺在石板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大杨那软弱的样子一幕一幕出现在我眼前。“是啊，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刻，也是考验我们的时刻。软骨头头摇了，逃跑了，这不是真正的革命者。”我想着，自语着，感到并没因为大杨的离开而空虚，相反的，更增加了力量。

这天，我正低头捆着杂草，等小徐回来，准备转移，远远听见有人叫我，我觉得奇怪：是不是又有新的情况？我机警地离开山涧，隐蔽在一块岩石后面。这时，忽然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了嘈杂的人声和嘹亮的歌声。我好奇地仰起头来，隔江望去，只见对面山顶上有一面红旗在迎风招展。

“难道是我们的部队回来了？”正在这疑惑不解的时候，小徐连蹦带跳地跑来，一把搂住我说：“红军回来了！”

我紧紧地握住小徐的手，心脏像要跳出胸腔来似的。小徐兴奋地告诉我：蒋介石接受联合抗日的要求了，他母亲也放回来了。他又说愿和我一块儿到部队去。我也兴奋地对他说：我一只眼睛瞎了，还可以用另一只眼睛瞄准，我们一起并肩作战，消灭日本鬼子。

江那边又传来了熟悉的歌声。

（陈金松 整理）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张北华

作者简介：张北华，出生于1911年，山东商河人。1930年参加革命。文中身份为山东西区人民抗日自卫团主席，八路军山东纵队第6支队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一机械部工会主席，甘肃省监察委员会书记。1975年逝世。

深夜，朔风呼号，大雪飞扬，寒冷封锁着鲁西的原野。

一支小小的队伍，冒着严寒，沿着山间的崎岖小路，急速地前进。雪在同志们的脚下发出“嚓嚓”的声音，这声音整齐、急促、坚定，好像一支战斗的歌曲，激荡着我的心；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个多月来所走过的道路……

当日军南渡黄河，分两路钳击济南时，我和程重远同志接受省委指示，背起行李，走出了泰安县城。那时我们的心情是多么沉重啊！脑子里只想着两个字：武装，武装，必须抓武装！没有武装，我们将成为敌人屠刀下的羔羊！回想过去，因为没有武装，在同阶级敌人斗争时，我们束手被擒，在监狱中度过了四年多的囚犯生活，我们冲出了囚笼，一定要手执武器走向战场，以英勇的搏斗，来消灭民族仇敌！但是，武装从哪里来？我们没有一支枪，一粒弹！

我们拖着出狱后的虚弱身体，夹杂在难民群中，来到泰安西南的夏张镇，会见了崔子明同志和省委早些时候派来的远静沧同志。崔、远二同志也是刚刚出狱，过去在敌监狱中同处一个囚笼，现在大家狱外重逢，共同执行党交给的发动游击战争的任务，感到特别欢欣。

我们放下行李后，立刻向远静沧、崔子明等同志传达了省委有关组织抗日武装的具体指示。随即谈到搞武装的关键“枪”的问题。当时崔